

铁轨卧在车轮上

➤ 上接5版

真好，你们之间一定很深刻吧。他和我一样羞于谈爱情这个词，但是，我仍然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和我一般大了，我们头发都因为年纪的原因变得稀疏，仔细观察，还能得出白发似乎和黑发相当甚至要超过黑发的结论。火车启动了。我再次看向窗外，它驶离靠近站台的轨道，在分岔口，我又一次猜错了它选择的轨路。我知道他在看我，可是我忍住不看他。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将一切纯净强加在了我身上，而这种纯净，在我看来，是猥琐和不堪入流。我不愿意他这样想我，将我想成是一个理想中的人，一个因为爱情而永远年轻的人。我想告诉他我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他也一样。如果可能，我要劝他回头，在下一站就下车，那时候我会帮他推轮椅，把他安全送到家。我不赶时间，我可以这样做，我觉得做这些比做之前我在失眠夜里想做的一切有意义得多。我想让他相信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不是美丽的，但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这远比 he 奔赴到远处，去见那个人而后被她伤害要好得多。要趁早，使他相信现实是一把刀子，且将刀子往身上割，会很快愈合。于是我告诉了他真相。

这是可能的。我再次用质问的眼神看着他。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放在心底的时候，确实会存在不记得他的长相的情况，有些情感不是主动触发的，而是被动。仔细想想，你是不是有过时不时闪现她的影子的时刻，而当你去仔细追究的时候，你所抓住的就只是是一些概念，而没有内质。这不能说明什么，更不能说明深浅。在这里他又省略了爱情这个词，他也注意到了这节列车上并不只有我们两人。我也存在这种情况，可我的想法相反，我总觉得具体而微的事物缺少点什么。于是当我出现你所说的这种，无法想起她的脸的时候，我就将她放到一张画上，她是世间的任何一幅画。

说到这里，他似乎忘记我们是在公共场合里谈话。我不禁哼了一声，想是他这么多年腿脚不能活动，一个人窝在家里看多了爱情小说。他从看到的悲剧里，如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《包法利夫人》中提取幸免的元素，单单望爱情的养成而不看结果，从所看到的圆满爱情结局的小说里，更加升华主题，这样一来，爱情在他的心里会低到哪里去呢？于是我不由得看了窗外，表明我对他的话不认同，但随后我又想到这是一个只身在家，只靠文学度日的人，我又能与他争论什么呢？我不得不得可怜他，于是又望向他。老天在上，我嘴角弧度真诚，并没作假。他看到了我眼睛里善意背后的怜悯，于是也低头看了看自己盖上海毯的双腿。我早已习惯了。我不满足他这一句话，我们彼此了解，可以知道，下一步他会讲更多，而他所讲的就是我想听的。如果非要找出个中原因，那就是我们都坐在这残疾人座椅中。当然，另一点我不提及及你们也知道，即我们都在听故事者和讲故事者来回转换。

20岁的时候，我得了脑髓炎，变成了残疾人。那一天我记不清了。从睁开眼睛，起床穿拖鞋，我脑子里做完了所有动作，走到门边，实则我还在床上。巨大的心跳，但还是供血不足。我的脑子空白，睡去了。再睁开眼睛，就在医院了。我妈告诉我不久就会好，我爸跟我说我瘫了。如此生活了20年。

我欲言又止，有什么安慰的话要说出口，但不是不合时宜就是虚情假意。我假装惊叹，命运不公世事无常稍不注意就要从嘴里发出。实则经不起琢磨，不这样还能怎样呢？病毒感染，运动损伤。我满以为背后是一次高压电或者跳楼事件，即使这也在我的意料之内，可总算是有些可以谈资的内容了。但愿他没有感受到我的失望。

不值得提及是吗？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梦，看，这在梦里完全可能发生。一天早晨，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僵硬的肉虫。

他对自己打趣，并没有奇怪的语气，反而有些悲哀的味道了。以后，我躺在床上或是坐在轮椅上，看到的都是人们的下巴。从下巴我观察别人，就如前20年我通过眼睛观察别人。他们有时候也坐着，但我已经不习惯平视，而是将眼睛放低，看他们的下巴。他们以为我眼睛低垂，是被现实生活致害。说着就有点难过的意味了，我是开朗的人，我告诉你。

我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深信这一点。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陷入了沉默，我们一起看向他那边的窗户。景色显现，是一块较小的洼地，洼地孕育了一座小镇，从火车下面，有一条光秃的黄土路通向它。想是这座小镇与外界唯一的联系。这条路将小镇劈成了两半，如此的对称，让我有些惊异。我不禁戴起了眼镜，于是景物更加清晰，房屋是木制的，屋顶由对分向下的斜面组成，类似于南方建筑的歇山顶。可这里是少雨的西北。列车已经远远将它抛开了，如果不是之前所见，我定会以为远处那一块洼地是干涸的湖底。即使景色变得萧瑟如常，可我还是在脑中回荡那个小镇的画面，异常熟悉，好像我曾置身在那里。可这种熟悉的感觉，是我今天晚上，在网上预定了一家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客房，躺在床上睡觉，在最后一刻，昏昏沉沉如在海中要沉入深深睡眠但意识还尚存那一刻才想起，那是我梦里的小镇。可惜，第二天醒来，它又会被我遗忘，或许有一天我会想起，把它视作一个梦或者童年的记忆，两者没什么区别。

我对他说起这个小镇，它在我眼中的奇异之处。他表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这就是一座普通的小镇。对于与天气不搭的屋顶和精确的对称，他说本来就应该如此。

别忘了我们是在梦里。他对我一笑，让我在冷气不足的车厢里顿生寒意，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的恐惧，我将身子侧向我这边的窗户，以免让他看到我裸露在外面胳膊上的鸡皮疙瘩。我很确定这不是梦。如果这是在梦里，那么你一定是在直立起来的，就像是我经常梦到我在飞翔一样，人们只对他不可能做到的行为保持渴望，我说。随后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们同时想到，即使这是梦，在梦里他是瘫痪，而现实中健康，我相反。我们默契地停止了这个话题，这难免让世界塌陷，我们被贴在了一个流体般的畸形圆球上。

对了，我要给她发一条消息，告诉她我已经上了火车。

我也拿出手机，它被调成了飞行模式+省电模式，为了更长久续航。还有半小时我就下车了，我想。如果非要说这次旅程有些出乎意料的话，那么就是眼前这个人了。我看了了一眼他，看着手机屏幕面带笑意。iPhone 6s，用这样年代久远手机的人已经不多见了。他倒是合适，我想。

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但还是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是否要回答他我对这种感觉很熟悉，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都是徒增痛苦。很明显我骗了他，我说我从不存在有这种奢望。很早以前，我就明白此处与他处没什么分别，远处没有爱情和诗歌。之后，我问他是否她知道他的情况。我相信我的问法不会显得突兀，他完全能够接受。

当然，我不是会隐瞒的人。她说她不在意这些。

下车之后，我已经坚定了要立刻回家的想法。这座小城与我到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不同，总算再一次扑灭了我心中不切实际的火种。如果他和我们一起下车，此刻我推着他的轮椅，指给他看那是站前广场，广场中央的圆形花坛，花坛周围是环形喷泉，广场前是宽阔的马路，路边站立着两排高大的阔叶树，路中央被竖立了镂空的金属栅栏来进行车道划分。所有的一切描述，都是语言快过画面，让他相信我没有到过这里，但却熟知这里的一切，因为此处与他处并无区别。所以心存希望大概总是会不可避免失落的。他会相信吗？

不会这样的，我们已经交往很久很久了。久到你难以置信，每当我回过头来，都觉得这比文学中，历史里的情感要浓厚和深远。它让我知道，现实远美于虚幻和梦境。

我查看了回家的列车班次，最早也得等到明天。我是否要随便去一个地方，度过这无聊的一晚。我在出站口徘徊的时候，一位拿着方形塑料牌的阿姨靠近我，牌上写着“住宿30元一晚”这几个字。她走近时，我便摇了摇头，这么多年，我在车站遇见了无数个这样揽客的人，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绝。但她并没和那些人一样聒噪且纠缠，当看到我摇头之后，她转身后。此时正要进入黄昏，她的身影在广场上被斜阳拉长。她离我越远，但她的影子却离我越近。于是我追赶她，叫住她，告诉她我可以去住一晚。我在期待什么？旅店又旧又破，卧室逼仄，床单粗糙且泛黄，卫生间在滴水，散发出似成年男人的狐臭味的怪味。我和衣躺在那张与我十分遥远的床上时，怎么也无法入睡。

这简直是荒谬。他如此相信现实的无穷魔力，让我不禁想要去打破他。上天作证，我多想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。很久是多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之所以你们能保持这么热烈，是因为你们足够远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在保持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没有负担，难以变质。就像是一生都没有回过祖国的流亡者，从来不会使主人有情感负担的宠物。这是理想的状态，而不是现实，你所喜欢的是想象中的她，她也是。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明白。

你是一个悲观，不，虚无主义者。有人来敲门。门外是一个红头发的女人，她戴着圆形发带。我问她是否需要按摩。她发现我在打量她，她便站了身子，将胸部挺了起来。我将门关上，跟随在她身后。她有丰满的身躯，被扎起来的马尾辫左右摇摆。她时不时回头看我，想是为了显得年轻，她选择的一款上面有碎花的黄色发带，多少有些造作的感觉。她问我是哪里人，来做什么，我随意搪塞了她。倘若她再问一遍，我断不能有与之前相同的答案。我们一起来到了上一层楼。

很早之前我就持有和你一样的想法，那是我刚开始坐轮椅的前几年，我对讨厌现实中的一切，我整日睡觉，说来也奇怪，我闭上眼睛就能睡着，一睡着就置身在梦境。梦里我不用车轮椅，我身体健全，每个人对我都没有目的，我可以去任意伤害，或者去爱任何一个人，一切都没有缘由。有时候，我睡觉之前对上天许愿，我说让我长眠不醒吧，这样我就可以耽于梦中。而不是，面对每一个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用同样悲伤的频率敲我的房门，在门被打开

之前，我就能看到他们的脸。悲哀中带着谨慎，然后胆怯地对我询问同样的问题。我要回答他们，充满着礼数和活力，装出比我在瘫痪之前还要健康的样子。有时我被敲门声吵醒，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他们讨好的脸，那时我尚有自由活动的权利，我下床，给他们那张过分僵硬的脸来上两巴掌，迅速到谁也反应不过来，而后将背影留给他们。此时意识回转，我看到我们一起看我离去的身影，渐渐地走进了另一个空间。那时候，我重回到床上，定睛看着这些好心的长辈，同样好心地回答他们的话。

她把引进进了与我房间同样规格的小屋，小屋里面充满了暗黄色的灯光，使人不再注意其内是否干净与整洁。我坐在床沿上，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套短衣裤。她带着邪气地笑，问我是不是只按摩，我问她除了按摩还有什么。她说除了按摩还有除按摩以外的东西。我说既然按摩是她的主打，就选择按摩吧。

后来你遇见了她，她让你从梦中醒来，彻底治愈了你。我知道他要说这些，实际上就是这些。多么贫乏的现实啊，除了苍白就是欺骗。我想到这里，便问他对她了解多少。

老板，你确定了只是按摩吗？她的全部我都了解。老板，你先把衣服换上吧。是的，都是她自己告诉我的。老板，你趴下去吧。你把眼镜摘了吧，我先给你按脑袋。其实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个问题。老板，你是大学老师吧。为什么要怀疑呢？怀疑虚假，是因为它给了你真实的感觉，为什么有真实的感觉，因为它本身就真实。

老板，力道还够吗？需要再大一些吗？看来你以前不怎么按摩，一点都不吃力。

这不是自我欺骗，而是认同的过程。我们唯一的区别是，在面对同一件事时，你只看结果，而我只看过过程。

老板，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比你好得多，因为从过程里，我们会不由自主推导出虚拟的结果，这代表着完整。而只看结果的人是残缺的。

老板，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值得争辩的呢？他只活在自己的想象中，梦里。当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感到脸上红潮突现。我口口声声说梦境好，就达到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，而当我们能够将现实过成梦境的话，我将这视为愚蠢的标识。不对，那是因为，我们无法将现实活成梦境。你说错了，我对他说，我不是虚无主义，恰恰相反，我是存在主义。正因为我理解到人是社会中的人，人与人的关系，被暴露在阳光下，不是也不能靠想象和欺骗来维系。如果非要这样，那么你和她需要坐上热气球，到太空月球。还有，我欠缺的恰恰是他，每一个过程都是短暂的结果，无数这样的结果导致最终的结果。而你只是看单一过程的人，你将这一小段结果视为最终结果，这会出问题的。

她从我的脑袋上方转到了手臂，从最远处开始。她握住了我的手，她说我的手掌很软很嫩，一看就是没有干过苦力的人。她说我一定是个大学老师，看起来就很有气质，文质彬彬的。她问我是不是经常看书。这时她让我重新将脑袋埋了下去。这并没有打消我和

她说话的欲望，我问她为什么这么问？她说她喜欢读书的人。我问她看什么书。她停了下来，我没有转过脑袋，就能看到她将大眼睛里的黑眼珠往上瞟做出想问题的样子。她想了很长一会儿，说出了《基督山伯爵》和《简爱》。

我们好像谁也不能说服谁。他说我是以前的他，我觉得他是以前的我。这样的尴尬使我时时打开手机，我怪罪时间过得这样缓慢，离我到站还有20分钟。于是我对他有了些缓和，有什么必要呢？我对自己说。我问他为什么到现在才见面，你们认识了那么多年。他说这趟旅行是他们早就说好了的，可中间出了一些变故。他看着我探询的眼神欲言又止，终于还是说了出来。他说中间有一段时间她嫁人了，在他动身前一天她告诉她她要结婚。于是他搁置了行程，当然也将她搁置了。结婚并不是一天就决定的，我说这句话，无非是想让他明白她在骗他，不是在爱情方面，单她是避免与他见面。他说她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，现在逼不得已才告诉他。如果他不动坐绿皮火车去看她的念头，或许她会永远瞒着他她结婚的事实。她说她太幼稚了，就算现在能骗得过，那以后怎么办，她能够瞒过她的丈夫还与他保持关系吗？她无法做到。她说她不知道。他在那天晚上转给了她2000块钱，作为份子钱，但她没有收。她和他说不起。于是他们结束了这段关系。当我听到他给她转钱的时候，我大骂他傻，不过幸好她没有收钱，说明她是好人。如何又开始了呢？他说他没有删掉她，但她删掉了他。我微微笑，表示这是男女的不同。她的朋友圈对他显示的“非朋友只显示十条朋友圈”，但这不妨碍。他每天睡前都会翻她的朋友圈，他能看到她的动态，看到她每天在做什么。他说除了不能和她聊天，其他都一样。她的朋友圈没有关于她的婚姻，没有她的孩子，没有他每天点进去预期的动态，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。他想，是她不想伤害他，所以才不发这些。他更加爱她。他爱上的她是虚无。

为了检测她话语的真实性。我问了关于这两本书的情况，不管是作者还是剧情，她都能够答出大体，我对她产生了兴趣。在我眼里，做这种工作的人很早就辍学，他们生在农村，家庭教育不好，就注定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文学作品。还读过别的书吗？是吧，我就知道你是大学老师。我想想，我还读过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她看到闪光的眼神。便问我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那种抛弃家和工作，去追求他那不切实际理想的人。不仅存在，还很多。你见过吗？我说没有，他们都只存在遥远的地方。她说我就像是一个诗人。

我问他为什么最终还是登上了这列火车。他说6年之后，在一个晚上，他重新添加了她的微信。这需要一个理由，一个非做不可的理由。事实也是如此，那天晚上，他发现她的朋友圈有一条关于死亡的内容。他想象她糟糕的婚姻生活，她难以忍受，或许真的会做出什么傻事。于是他添加了她的微信。事实如我想的一样。他说是他想得太严重了，她只是在朋友圈单纯地发泄。当他明白事情的真相后想要退出的时候，她告诉她她想他。他说不行，她有她的家

庭。于是她又为之前的谎话编出了她已经离婚的谎话，这个傻瓜他深信不疑。多么明显的套路啊。他问她什么时候离的婚，她说一年前。他问她为什么不找他。她说她辜负了他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带着浓稠的情感，表明他对她所说的深信不疑。

话题渐渐深入。她告诉我早些年的时候，那时她还没有做这行，她结识了一个网友，他非常喜欢看书，他会经常寄一些书给她。上面说的都是她能看懂的，有一些书，她根本就看不懂，她让他不要再寄。我真的非常遗憾，没有将阅读这个爱好保持下去，她说。我问她阅读很重要吗？以前不重要，但现在不同，我遇见了你。这一刻，我心里有巨大的暖流在涌动。于是，我坐起身子，吻了她。她躯体柔绵。

他们重修旧好，就像是离婚后又重婚的双方。在情感上，我比6年前更加依赖她，也许是因为，她已经不再属于其他人，只能是我，他说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多想反驳，对他说他就是个傻瓜，从头到尾她都在欺骗他。但我还有10分钟就到站了，我不想在这趟行驶的列车上存有还没有休止的争端。我只是点头，有时候点头，并不是赞同，而是在倾听。可他好像并不明白，他在他的沼泽里越陷越深。他越来越离不开她。他说他提出了这趟旅行，以完成诺言的名义，这是他坚持的，她并不同意。她并不觉得见面有任何意义，他们都了解对方的一切，胜似婚姻中的夫妻。见面只是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往靠近婚姻的那一头拉扯，她说她是经历了一次婚姻的人，她不想再经历第二回了。她的回答差一点就让他打消了见面的念头，可是不争气的是，一周之后，他又提出了这个要求。他说他只是想见见她而已。这下他变得聪明，在这句话之后，他加了一句：或许我只是想要出一个远门，但我始终没有勇气，出远门之后呢，什么才能让我打开这扇门（我已经20年没有出门了），我想，足够我打开那扇门的是门后的你。她没有再回复。他权当这是她的默许。

她是好女人。当她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这样想，但我同时又在挥去爱上她的想法，心动只是一个短暂的過程，与漫长的现实生活相比，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这么简单。她醒了，她回应我的眼神。从这里开始，我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她说她碰到过和我类似的男人，有时她觉得她爱他。她多会讨巧，在“爱”之前加了“有时”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后来都没有遇见过这种人，除了你，她微笑着说。她这时充满了魅力，与刚开始按摩时仿佛判若两人，但谁又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原因呢。我问她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起。她说有两点，一是她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二是他下半身瘫痪。

不管你，你们如何劝阻我，我都要进行这趟旅行，在前两天，她甚至为此还和我生闷气。她说她不方便，如果非要见面的话，她可以过来找我。但我很固执，我非要去和她见面，要旅行，要独自一人出远门，要听火车的轰隆声，要猜测当它到达分界点时它究竟会选择哪一条轨道。我很自私吧。他说了很多。列车员发出了到站提醒，我望着他，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火车就要停了，我站起身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对他说他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，见任何人，只要它那两只轮子答应。我指了指在他身前折叠好的轮椅。

这场列车上的谈话到此结束，我们最终谁也没有说服对方。之后我下了车，走出站台，在站台上等待的人啊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吗？我无比希望，当我走出车站，我推着轮椅，轮椅上坐着他，这样他也就不会奔向空白的终点。

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脑中就像是被灌进了一道巨大的闪电。我的反应让她惊吓，她以为我会突发疾病，而后躺在这张小床上，客死他乡。但不久后她舒了一口气，我呈现出来的只是悲伤而不是疼痛。我去了一趟卫生间，洗了脸。出来之后我没有言语，她也不敢说话。她一定想，就在刚才我可能得知亲人去世的消息。离开前，我让她打开了付款码，她似乎都忘记了这回事。

门被我关了又打开，该问的我始终没有问。